

#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三二七八號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三三

創 辦 人 張 其 陶  
發 行人 鄭 嘉 武  
主 編 梁 玉 明  
印 刷 刷 印 系  
發 行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 中韓陶藝交流座談會

### 八月五日假本校舉行

#### 邀鄭校長致歡迎詞·林明德翻譯

(本報訊)由本校與中華民國陶業研究學會共同舉辦的韓現代陶藝交流座談會，定於八月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假本校大禮堂舉行。

該項座談會，由本校陶業組教授、中華民國陶業研究學會理事宋光榮、國立陶藝工藝研究所主任委員林葆家、及韓國漢城女子大學副校長、韓國現代陶藝家會副會長林茂根共同主持；邀請本校校長鄭嘉武致歡迎詞，本校林明德教授擔任翻譯。

座談會中除報告中韓現代陶藝發展概況、中韓現代陶藝教育發展概況外，並討論今後中韓現代陶藝發展及教育應如何加強交流及聯繫。

## 資優拔深

(本報訊)據人資深優良教師之選拔，即日起受理報名，凡本校服務屆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資深優良教師均可報名。詳情洽人事室。

## 發明展覽

(本報訊)據人資深優良教師之選拔，即日起受理報名，凡本校服務屆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資深優良教師均可報名。詳情洽人事室。

## 歡迎參加

(本報訊)據人資深優良教師之選拔，即日起受理報名，凡本校服務屆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資深優良教師均可報名。詳情洽人事室。

## 徵中文教師

(本報訊)韓文某大學徵求中文教師一名，凡本校中文研究師博士班畢業具有講師經歷且年齡在三十歲以上者，均可應徵。該項教師，限中

## 本校博士班新生錄取名單已公布

### 錄取名單已公布

(本報訊)本校七十四學年度研究院博士班，已於七月二十二日放榜，新生錄取名單如下：  
一、三民主義研究所：正取：蕭炳彰、陳水竹、黃城、劉慶豐、李伸一。備取：江斌玉、陳秀美。  
二、史學研究所：正取：曾賢熙、陳木杉、高純淑、吳進安、李志勇。  
三、地學研究所：正取：羅啓宏、吳連賞、李錦輝。  
四、中國文學研究所：正取：郭長城、廖宏昌、馬寶蓮、陳欽忠、宋建華。備取：王俊彥、陳正雄。  
五、實業計劃研究所：正取：張聰明、吳文鐘。  
六、經濟學研究所：正取：劉其昌、黃明智。  
七、哲學研究所：正取：吳連安、李志勇。

## 教育文化講座

(本報訊)由教育部社教司與國父紀念館聯合主辦之文化講座，八月份演講日程如下：  
八月三日由台大心理系教授何永河主講「南北對抗下的世局」；八月十四日由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姜古魁博士主講「改變人格氣質以適應現代社會」；八月三十一日由政大東亞研究所教授趙春山博士主講「中蘇共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 私校教職員保險

(本報訊)據人資深優良教師之選拔，即日起受理報名，凡本校服務屆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資深優良教師均可報名。詳情洽人事室。

## 七月起調整保險費

(本報訊)據人資深優良教師之選拔，即日起受理報名，凡本校服務屆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資深優良教師均可報名。詳情洽人事室。

## 課組有實備請查

(本報訊)據人資深優良教師之選拔，即日起受理報名，凡本校服務屆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資深優良教師均可報名。詳情洽人事室。

## 赴非洲訪問

(本報訊)由太平洋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國內文教界人士組團出國訪問非洲活動，於八月十日前往。

## 服務台

本校藝術研究所遺失七十年義賣特展總收入新台幣十二萬八千六百五十二元華岡實習銀行之存款憑單，聲明作廢。

## 郵票回顧展

(本報訊)郵政博物館日前舉辦「最近十年我國郵票回顧展」。

## 盼師生觀賞

(本報訊)郵政博物館日前舉辦「最近十年我國郵票回顧展」。

## 勞研所舉辦徵文

(本報訊)本校勞工研究所為紀念馬超俊先生百歲冥誕及建校二十週年，並促進社會各界對勞工問題的重視，特舉辦徵文比賽。

## 即日起受理收件

(本報訊)本校勞工研究所為紀念馬超俊先生百歲冥誕及建校二十週年，並促進社會各界對勞工問題的重視，特舉辦徵文比賽。



# 國學的新面貌

## 批評時代的來臨

林登順

### 一、緒論

昔人曾言：「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然試問此所謂「必有」者，是何物？我以為一個國家的民族，能行存於世界而不為進化所淘汰，此民族必有一種優異的特質，以與其他民族相抗衡，而不為其他民族所剋滅，而此民族始能存立於天地間。而此種特質即此民族思想智識的結晶。此民族積千萬年的思想智識，衍為種種條理，組成種種學術，又以文字載之典籍，傳之後人，即所謂之「國學」。

我國有四五千年繼續不斷的歷史，愈衍愈繁的人民，文化日益推廣，初僅在黃河流域的一隅，今則已普及亞洲之東部，以及南洋羣島，而漸入於美洲。現在與歐洲強有力之民族相遇，雖未免相互激盪，然此不過是一時的現象。我們倘能把固有的特質，保存粹粹而勿使失墜，更探擷他人之優點，參合而鎔化之，再具以更冷靜、理性（不失其感性）、世界化的態度，加以批評、討論。此後發揮而成一種「新的國學」，正所謂：「東方君子與西方美人結其愛情，交媾而產一頭角崢嶸的寧馨兒，那纔是我們今日應負的責任！」

在傅先生的中國文學欣賞學一書中曾云：「自有清一代之迄於今，世尚樸學。探討文學者，亦幾乎以考據為本。若就文以論文，輒必震駭羣目，甚至騰笑眾口。本末之所在，久其瞭然；質樸而還珠者，宜不少矣。」這見解是很正確的。而梁宗岱先生在屈原自序中所說的文學批評的內線和外線，就是這個意思。所謂外線，便是傅先生所謂樸學的考據；所謂內線，便是傅先生所謂就文論文。中國之有近代式的文學批評，始於王國維，而王先生以天縱之資，不但在詩歌的創作上有很高的成就，其在古文學的研究上更是有不朽傑作，如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等。他所以有超人的成績，一方面因為他對於西洋文學和哲學有湛深的研究，一方面也因為他深得分析的、綜合的方法運用。例如在他寫宋元戲曲史以前，他已寫了曲錄、戲曲考源、唐宋大曲考、優語錄、古劇脚色考、曲調源流表等六種。這六種便是近於所謂外線的著作，宋元戲曲史便是近於所謂內線的著作。正確的說，前六種是分析的工作，後一種是綜合的工作。分析為綜合的準備，綜合為分析的目的。不僅文學批評必須兼備這兩種工作，任何科學的研究莫不皆然，任何成功的學者，決不會忽視其中一方面的。五四運動時代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並且認為清代樸學方法含有科學精神，故幾十年來文史研究都注重於史料的考訂，漸成風氣。後來變本加厲，竟認史學即史科學，那當然是錯誤的偏見。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上說：「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命派之目的

；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至露其平易之面相。」這話大體上是正確的。國學的批評文學也是如此，用分析的工夫而達綜合的目的。

### 二、國學研究的意義

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一書曾首以「國故」稱中國固有之學術者也。「國故」者蓋中國掌故之簡稱。「掌故」二字，始見於史記，本謂一國之文獻，故章氏遂立此名；然國故乃指所研究之對象，不可指研究此對象之科學，於是稱此研究對象之科學者為「國學」。而胡適之先生其於「國學季刊」宣言一云：「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有『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認清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除此而外，我們願再加一句，就是不論中外古今，凡已溶於我民族中，與我民生相結合的，都可當作國學來作研究。這樣才不失國學的世界性、統一性。也唯有這種遠大的胸襟，才能創造出我自己的『新國學』，而不是日本人的中國學，或歐洲人的東方學。當然，要研究自己的學問，首先就要對自己所了解，或是有能力去了解，這才是最最重要的。所謂讀書必先識字，始能知書中之意義；不知書中意義，雖背誦如流，有何絲毫用處呢？其次就是看書的工夫，梁任公國學入門書及其讀法一文中學有「精讀」、「熟讀」、「瀏覽」、「涉覽」種種名目。這幾種說法，可適宜看何類的書而定。

除此而外，在研究國學時，由於範圍浩瀚，流傳久遠，所以對於校讀古代史籍的一些基本條件要有所掌握，才不會失之謬誤，或者偏了正題，導出錯誤的結果。因此，對於辨別句讀、分析篇章、鑽研傳注；熟悉古書的流別、古書的部類、古書的傳播、古書的版本；還有版本、偽書的明辨；校勘的認識，史料的整理等，都是對現代研習國學有莫大的意義與助益。也惟有如此才能得出古人的真義。更惟有如此才能發揮其偉大的思想體系。

或曰：我國固有的學術，能與西來之學術，對抗並行乎？則答之曰：我們的國學，不能和西來之學術，對抗並行，此是另一問題。但我們的志願，總想把我們的國學，和歐人之學術，融會貫通而存傳於世界。總更進一步俟我們的國學與歐學融會貫通後，如緒論所說，產生一「新國學」，比今日歐學更勝一層，此則我們實不可妄自菲薄。而把傳統加以批評化，用一種現代而不拋棄傳統的態度去探討國學。這才不失研究國學的意義。

### 三、國學與批評結合的詮釋

中國是一個文學很發達的國家，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毋庸諱言，同時也是一個文學研究不大發達的國家，亦就是

對於自己的「國學」不太加以系統化。二十世紀以來，國人對於國學態度和觀念已和過去大不相同；從前我們將它當作一種教化、嗜好、吟詠、朗讀和品味；現在，我們已逐漸將它視為一門有系統的知識，來加以研究和發揚，這種現象頗令人欣喜。因為，凡是系統的知識，條貫的觀念，才真正稱得上是學問。對於國學，我們如能加上一番有意識的努力探討，闡揚其精髓，不但可以使國學很快地蓬蓬進展，更可以使我們博大精深的國學傳統，煥發出更新的意義與光芒。也更由於這套系統的建立，再透過批評家的銳利眼光，相信更能使這一偉大的學術思想，又提高了一層面，也落實了一層面，能使大部份的人，透過批評的引導，更加認識。有人以為「批評」這兩個字只用於一些風花雪月的作品、或戲曲、或小說、或一些所謂的純文學作品上。我們豈不可以把這一套理論，應用到我們的國學上來，使國學上的理路更易讓人接受呢？

當然要達到國學批評這一個程度是不容易的，除了本身要具備有深厚的國學知識，如上文所說的外，更要具有批評者的才學識的素養；破除批評的蔽障：貴古賤今，喜新厭舊，崇己抑人，厚外薄中，信偽迷真，深淺淺淺等，批評上的障礙。也要建設一套應有的態度：客觀公正，也就是要去除個人偏嗜，由各種角度而臧否。並且要衡鑒作品整體，由內質外飾而批評。其次，深入熟斲，也就是由精研達詁而深識鑒與。由知識分別而性靈感受。第三、謙虛誠敬，也就是要知識上的謙遜，品格上的誠敬。

以上只是就一個批評者，所應具有基本條件而言，而我們也相信，中國人是具有能力具備這些條件的。君不見，南朝梁劉勰著「文心雕龍」，這是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學批評書，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論文敘筆」，講明「文之樞紐」。這是在因中國的文學批評偏於文學理論其他的文學批評書，也大半側重指導未來文學，不側重裁判過去文學。我想這正是國學批評應有的態度，因為批評的目的在建設理論，不在批評作品；而理論的建設，不是用為批評的工具，而是用為創作的指南針。這指南針不止用以自勵，而且用以渡人。所以說批評不是創作的裁判，而是創作的領導；批評不是作家的仇人，而是作家的師友，而我們國學也正是需要這種精神來加以發揚。所以說國學若能透過這一層功夫，相信會更輝煌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是文學演進的趨勢，但如就整個國學本質而論，它是固定不變的。如就整個精神來講，它是日久常新的，正像一條活的河流，從發源地開始，沿途匯聚了許多支流，灌注了許多新的成份，才能夠源遠流長，日益茁壯。如果它是世代相傳的一成不變，後來者只是一味因循前人風格，依樣畫葫蘆，那麼這種傳統也就無足可觀了。中國人是比較尊重傳統的，中國文人對文學的看法，最重要的主張之一是崇古宗經。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即明言後世文章源出於五經。其宗經篇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一則情深而又明言宗經之功效：「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六則文麗而不淫。」除此外，顏之推、章學誠、吳



應，不難發現，所謂「三不朽」，立言由於不能立德立功，則所立之言，當然以德與功為依歸。德不奇於責人，功必先求自立。過去的是非，何必瑣瑣計較，未來的好壞，必當明定準繩。整個民族如此，整個文化如此，對文學也當不斤斤於批評過去，而努力於建設未來。而今日我們對於國學的批評，也正是抱著這種態度，希望由前人的腳步中，是否能使我們走得更穩！看得更遠！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後代子孫應該要做的。

#### 四、期待一個國學批評時代的來臨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有後人所豔稱「三不朽」，立言由於不能立德立功，則所立之言，當然以德與功為依歸。德不奇於責人，功必先求自立。過去的是非，何必瑣瑣計較，未來的好壞，必當明定準繩。整個民族如此，整個文化如此，對文學也當不斤斤於批評過去，而努力於建設未來。而今日我們對於國學的批評，也正是抱著這種態度，希望由前人的腳步中，是否能使我們走得更穩！看得更遠！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後代子孫應該要做的。

而今日從事文學研究、批評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才能力能為國現代國學批評建立理論體系？一方面需要吸收西洋文學的治學方法和技巧，一方面更要以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為根基，再針對目前文壇的現狀與今後的發展，建立一套體大思精的批評理論體系。在實際工作上有兩個要點：一、由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中建立體系，許多學者常喜借用歐美的理論為依據，批評中國文學，但其理論是從歐美作品抽繹出來的。由於自然環境、政治社會結構的差別、意識型態的相異。中國文化中許多外人不易瞭解的特點，只有真正熟悉中國傳統社會方式，深切瞭解中國歷史文化的中國人，針對中國文學的本身經由分析研究，而後才能建立起純正的中國批評體系，完整的理論基礎，如此才能奠定國學批評的正確理論。二、由各種基礎的點線擴展為完整的面，批評理論的建樹，非朝夕之功，尤其國學批評理論的確立，更非少數人能力所及，須要各方的學者羣策羣力，一點一滴腳踏實地去做。尤其各種層面，每一小部分，都須要有人去努力，期由一個個點的建立，進而擴及線與面的整體，這才是穩健堅實的做法。最後，我們願再提出一點就是，做學問不當先存狹義的功利觀念。尤其在治國學上，要看自己性之所近，揀選所要做的學問，揀定後，當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去批評各家的學術。況且現在整理國學的必要，實在很多，我們應該盡力用科學的研究法去做國故的研究，不當先存一個「有用無用」的成見，這樣才能使國學不流於形式。而超脫出來。

## 詩詞中的生命境界

曾永義

我把詩詞裏頭所蘊涵的一些感受，附會到人生境界，有些詩詞文學味道反而少，裏邊對於人生哲理的觸發聯想反而多，我考察一下中國文學，其中大都是愁腸萬端、悲苦無奈，寫得很開朗、很愉快豁達的似乎很少。由此可看出中國古代文人的心路歷程。另外再從他們表達的意願來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人生在世所應具備的能力。而這些能力，不但能使我們真正享受生命，同時也可提昇我們的生命境界。

中國詩詞裏多哀愁，大概是由於感歎人個體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暫。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所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此四句的包容性相當大，透露出人類自古以來共同的心靈愁悵。透他登幽州台時，他忽悟我們人類只不過是生活在無止無盡的時間之流裏，和廣漠無邊的空間交會點而已。既無法親近古聖先賢，更無法看到繼承我志業的人。所以只有「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了。這種孤獨的悲哀，和對生命無常之感，在戰亂或政治混亂的時候，就顯得特別濃厚。

中國人對於生命的發展觀念，佛家給我們相當重要的觸發。在東漢以前戰亂紛紛，生命朝不保夕，所以常感歎生命無常，這也是由於當時輪迴觀念尚未產生的緣故。如古詩十九首中，有些就基於這種感慨，述說了當時人的生命三層次：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淅淅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

這首詩的前二句有著奮鬥人生的意味

三、四句則表示對輪迴觀念的懷疑。由於當時尚無輪迴觀念，所以有一種「一棺一土，千載永不寤」的人死一去何時歸的感受。而從「浩浩陰陽移」至「聖賢莫能度」，則是感歎生命的短促。所以有些人開始追求另一種生命的程度——神仙境界。可是多為藥所誤。因而轉向「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這種不讓生命虛度，及時行樂的層次。

迴車駕言遠，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馬得不再老？戚戚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馬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這首詩同樣地也是感悟於生命之短暫，世間無一事可以永恒長存。所以應在有限生命裏趕緊立身，也因而有「榮名為寶」的感觸。

在杜甫「贈李白」的這首詩中，也充分表露出文人追求努力的這三層次：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杜甫和李白雖相差十一歲，但兩人相知卻很深，尤其是杜甫對李白的了解，在這四句詩中更是表現無疑。「秋來相顧尚飄蓬」——其中「秋」字是指生命中的秋，亦即壯年。意思是說：人已壯年，而「榮名為寶」的理想卻落空。所以他欲「服食求神仙」，求得心靈肉體的逍遙，可是失敗，因而有「未就丹砂愧葛洪」之歎。而「下兩句更顯出英雄的不甘，他的寂寞和無奈。

其實仔細觀察他們的愁悵，都是由於不了解大自然裏有兩種不同的原理在交互作用，在李白的「古風」中，可明顯看出他對於生命並不能完全透澈。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後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他認為我們的形體無常，而萬事也變化多端，就連滄海都可能變為桑田，那麼宇宙什麼是永恒不變呢？所以他懷疑人生到底營營何所求呢？由此可知，李白並未真正懂莊子。在莊子「齊物論」和「逍遙遊」中，莊子告訴我們變化的形象，不變化的是本體。李白若能掌握那種變化的生命情趣，他就不會常在苦悶中了。

形驅的自我，即指人在外表上的不同。智慧的自我，是要追求理念的境界，分辨人世間的是非，即西洋哲學家笛卡兒所說的：「我思故我在」一樣。德性的自我是要修練到聖賢境界，其實陶淵明是「一放浪形骸」的，而這「一放浪形骸」絕不是嬉皮，也絕不是如魏晉時的竹林七賢。而是不執著於形骸的存在，讓形骸隨著大自然的運轉而流動，陶淵明能達到此境界，故而有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

詩中最可欣賞的乃是對於宇宙人生、大自然的那一份關愛，然後有所感、有所發。而生命的情趣在乎觀賞，生命的意義在於擔荷。我們如果有觀賞的餘裕，就能增加化解的能力。所以讀古詩詞，應試著去體會其中的生命境界。

陶淵明來舉例，他將生命境界分成三個層次：

- 1 形驅的自我
- 2 智慧的自我
- 3 德性的自我





# 佛經變相

## 之美育傳播

曉雲法師

佛教的「變文」，帶動了普遍流通佛法的意義，同時也影響了中國文學的另一創作。因為經文的深玄和術語，經過了變文通俗性的文字，使人易懂，這是傳播佛法教化的一種方便法。在變文與變相發展中，佛教之文學與美術，對佛法的傳播扮演了極具性格的角色。在敦煌石室手卷中，有大目犍連寶間救母變文，舜子至孝變文。至於什麼是「佛經變相」？譬如我們展出的「妙華」專題，有許多作品畫有天主散華，這是取材自摩訶波羅蜜經第九卷的散華品，這種取擷佛經中的義理來作的畫叫「佛經變相」（簡稱「經變」，又稱為「變相」）。我們敦煌的壁畫中有許多的佛經變相，如法華變、涅槃變、淨土變等。如將淨土經中描寫西方極樂世界之境相以畫法寫出來，就叫「淨土變」。由上可知「變文」與「變相」兩種的表現方式不同，但是用意都是令人易於明了佛法。

至於談到本題：「佛經變相之美育傳播」，佛經變相、美育與傳播，這是三件事。佛經變相，就是將佛經的義理，所提及的人和事相將之寫成畫。美育（一般指藝術教育）（民國九年蔡元培先生，曾經擬以美育代替宗教）。如看畫、及書法、聽音樂或欣賞有藝術性之雕刻作品等，如獲得心靈上的共鳴或啟發靈思、安靜感，這種都屬美育範疇。是用美術的方式，令人感到愉快，進而影響身心安寧。因為依藝術論講，美感可以產生快感，譬如我們欣賞山水景緻，或聞到花香，這叫美感，由於有美感，心情愉快是快感。藝術是令我們微笑，令我們悠得自得。

「佛經變相之美育」，根據佛經的義理去寫畫，有雙重的教育意義：一是佛經本身就具足淨化思想悲智精神。二是佛經變相「寓佛法於藝」，讓人看後不只知道佛法，還另有感受，對社會人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於這一種透過佛經「變相」的圖畫來傳播佛教的思想，即使不識字或不懂佛法的，看到也可以了解畫中的意思。因為藝術為人類共同的話語，不管你是黑種、白種、黃種人，當你看到畫中的樹、房子，不須用任何語言一看就知道。所以以前張大千到印度（當時我也在印度），有一件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他到一家餐館要用餐，（聽說他最喜歡吃魚），但不會說英語，他就畫一條魚，餐館的人就知他喜歡吃魚，便不會說英語，故云圖畫是人類的話語。而且這種含有藝術傳播最令我們接受，而且接受得愉快。比如看畫，看顏色，又有種種構圖，不需花太多時間，一看就明瞭而且身心愉快。美術教化的語言是太

簡單的解說。「變文」與佛經變相有相同用意，變文是將深奧難懂的經文寫成語體文，有的不只語體化，還把它變成可以邊講邊唱；這在中國文學史稱為「講唱文學」。在唐朝的時候很盛行，在講經時先將經文化成很普通詞句唱出來，有的法師中氣很好，唱得很好聽，吸引很多人來聽，根據書本記載當時聽的人多得連門口的樹上、窗上都爬滿了人，可見其通俗之程度和當時之盛況。

在敦煌石室中有許多變文卷子，佛經方面有目連救母，目犍連是佛陀座下的一位大弟子，但目犍連的母親不信佛法，有時還毀謗佛法，是許多人皆知的事（這與每年七月孟蘭盆節有關的事）。所以目犍連非常憂心他母親會有惡報。到母親死後，目犍連已經有神通，他在定中看到母親墮入餓鬼道，喉嚨很小，肚子很大，目犍連每次拿食物給母親吃，但未送入口，東西就變成火炭了，所以目犍連就很悲切地稟告世尊，請世尊如何救他的母親。世尊說：因你母親罪根深重，你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必須靠十方眾僧的力量，你可以在七月十五日供養眾僧（佛教四月十五開始到七月十五，這三個月出家人都不出去化食，叫結夏安居，只是自己用功、打坐、誦經，直至七月十五才出舍）。由於眾僧閉門閉足修行三個月，多少有點功夫，所以當天以齋菜等物供養眾僧，大家齊聲說「阿彌陀佛」，是非常感應的，目連的母親也因此超生了。另外我國古代聖人大舜是個孝子，他的繼母要害他，他不僅不懷恨，仍然孝順他的繼母，這叫雙孝，敦煌卷也有「舜子至孝變文」。

「佛經變相」由於將經中的事態人物繪製成圖，在敦煌壁畫更有將同一主題而有着不同的情節都畫在同一壁畫上，這一種變相的畫面較繁複與錯雜，有時令人不容易辨認其中的主題。我們在陽明山腰永明寺創辦蓮華學佛園及華梵佛學研究所，從十一年前就計畫如何以畫畫來紀念佛誕。在第四屆清涼藝展開始就有佛經變相作品。

佛教文化是掀開文化史的一頁，佛教藝術掀開藝術史一頁，都有非常豐富的資料，所以華梵佛學研究所在教育部登記兩組分別研究，一組佛學研究，一組佛教藝術研究。在佛教藝術研究中，設有現代佛經變相的研究，經變圖在敦煌所存壁畫，從北魏、南北朝、隋、唐都有不斷的創作，可以說從一千五百年前開始一直到九世紀的宋朝都有遺跡，其影響直到現在，世界各國著名博物館都收藏我國敦煌壁畫。我們想想台灣雖然沒有一幅敦煌壁畫，但我們可以下一番功夫，要創造「現代佛經變相」，要能比敦煌壁畫令人看得懂、合畫理，明主題，因此有現代佛經變相的創作。如以仁王護國般若經為取材的「護國」經變相。這種佛化美育的心靈教育，是佛教思想的教化。也是佛教美術對心靈教育之助益。清涼藝展每年有三個展出專題：除「佛國」是「現代佛經變相」的創作。美育心靈的教育，含蘊無限真理，對人生有啟示的潛力。清涼藝展的工作同仁付出心力，令來欣賞畫的人，都能發歡喜心，同時策略佛法的淨化思想與悲智精神，為此

我們應忘記辛勞而努力工作。如何推展現代佛經變相，我們有一計劃的理想，想多採取有關慈悲智慧思想的佛經來作題材，可以影響人心淨化，使社會更安寧。

佛經變相的內容最主要是人物的表現。梁又銘教授曾經盡力教授指導學生，並到我們園地講演有關中國人物畫的發展，提到中國的人物畫有一段時間曾衰微，而由於佛教的重視佛菩薩像的繪畫，才維繫中國人物畫，發展不至完全落末。因為佛經中大都是講關於人的，釋迦牟尼佛、諸尊菩薩其佛弟子們都是人人相示現，所以我們要創作「現代佛經變相」要對人物畫有好的訓練。現在特別請到對人物畫特別有造詣的梁又銘教授來指導某一部份的研究，專門訓練各種人物畫希望明年及將來有更好的佛經變相供養大家。因為凡是佛教徒都是「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故不惜心力、物力，期以佛教美育，開發向真向善向美的人生。

在此人心浮囂、道義不彰的時世，美育的重視與傳播，是極有時代意義，因藝術是人類共通的語言，也是人類心靈的窗口，更是人類精神領域的交感與共鳴；具有超乎語言、文字的影響，希望嚶鳴友聲，以發揚光大美術的教育。

# 杏銀

供提社學林森

銀杏（Ginkgo biloba）又名公孫樹或白果。腋生；種子核果狀，外種皮呈金黃色，熟則具惡臭，肉質，內種皮堅硬而呈銀白色，故有白果之稱。

樹或白果。銀杏每到秋冬之際，扇形的葉便呈現一片耀眼的橙黃，而當起風時，那葉片便像老祖母那把蒲扇，不斷地煽搖，也似乎在那述說中國古老的故事。銀杏，雖沒有松的蒼勁，竹的飄逸，蘭的幽雅，但它更能使人懷思古之幽情。因為，它是一種「中國人的樹」，它比任何中國人還中國，它曾比我們的祖先早生長在那塊土地上，也伴著我們的祖先漂泊渡海。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它就生根發芽。它不與群芳爭奇鬥豔，只是默默地綿綿一息尚存的香火。在今天，「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大力提倡「為子孫孫留下一片希望土」的同時，我們是否也會希望，後世子孫也能和我們一樣，目睹這活生生的屬於中國人的樹的風采，而不是只能從標本上得知。